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繹史卷五十四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秦穆公霸西戎

左傳 桓公三年 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四年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十年 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紀年晉武公元年芮人乘京 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 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 九年戎人逆芮伯萬于郟○水經注引史記德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 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

史記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馬賂于虞故也既虜百里傒以為秦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

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于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于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吕氏春秋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飯牛于秦

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内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

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説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説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

稷之聖臣君之禄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禄也今君既得其禄矣而使臣失禄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莊子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韓詩外傳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

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于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後漢書注引今本無論衡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門仆頭碎首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韓詩外傳禽息知百里奚之賢薦之于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文選注引與後漢書注異

呂氏春秋秦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

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敷于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于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于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為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

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舂黃

藜搤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為問之乃其故妻還為夫婦○今本無典畧又作鼓瑟

左傳僖公十八年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史記二十年秦滅梁芮

穀梁傳自亡也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

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春秋繁露梁内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于父母順于長老守邱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

左傳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

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

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

其誰不知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

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

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

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

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

爾胥焉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
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
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
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
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
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
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
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惟

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逄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穀梁傳滑國也史記滑晉之邊邑也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
經梁宏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
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
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
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
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
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
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

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國語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　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

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冢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于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虚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

死必于殽之巖唫之下我將尸女于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日葬危不得葬也○二傳文不甚相遠

呂氏春秋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趫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絶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于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

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于殽女死不于南方之岸必于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窺之曰嗚呼是師必有疵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槖甲束兵左右皆下以

為天子禮令初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乗者五百乗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于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于東邊候晉之道

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絶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于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秦師于殽而擊之大敗

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説于衆曰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言以至于此患此繆公非欲敗于殽也智不至也智至則不信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敘事多色態較之公穀為優

淮南子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絶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　高

士傳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為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為商人　說苑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要之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于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左傳文公元年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二年春秦孟明

視師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宏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

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冬晉先且

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

子孫有焉

史記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

書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
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
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
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
兹黄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
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
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秦誓之作序以為在敗崤還歸之時史謂在取王官封尸之後未知孰是

史記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

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狄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黄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

聖人之治也于是繆公退而問内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内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閒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内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説之終年不還于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

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韓非子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于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

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于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于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于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内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

壁壘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内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説之設酒張飲

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于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新書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芭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漢書雜家由余三篇

呂氏春秋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

秦冦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冦果至戎王醉而卧于樽下卒生縳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已擒則又不知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

史記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左傳四年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五年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論衡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

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蹤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

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説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列仙傳簫史者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于庭穆

公有女弄玉好之遂以妻焉鳳凰来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于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尚書中候維天降秦穆公出狩至于咸陽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為白雀銜緑丹書集于公車公俯取書言穆公之霸也　記胡亥秦家世事○文選昔者大帝説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註云虞喜志林曰嘐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穆公夢天帝奏鈞天樂已有此嘐列仙傳讚曰秦穆公受金策祚世之業

左傳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

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
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
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
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
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隷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
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
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詩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詩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詩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應劭注漢書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信然是從君于

昏何良之有

史記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黄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晋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為康公

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公羊傳十二年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

詩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

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詩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韓非子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名兵疾名兵勞名兵亂名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中國不可一日無霸也齊桓既没晉文未興曠八年

而無霸矣無霸而有霸則秦穆公為之也穆公之初年齊桓方盛會盟征伐不一及秦不惟不及秦且不及晉晉獻公内亂易樹子以妾為妻葵邱之首戒也興師致討宜莫如晉而桓公若罔聞焉何居桓猶獻也如夫人者六人五公子皆求立已則多瑕何以正人故里克兩弑莫能問也穆公于是再置晉君輔以紀綱之僕文公得是藉也以霸諸侯故曰晉之霸也秦穆公其有焉定獻之亂成文之功中國再振是齊

桓所不能為者穆能為之矣秦晉世好締以昏媾乃圍鄭之役秦受私盟二國之釁於兹焉始既而秦復襲鄭晉襄墨絰以擊之隻輪不反春秋于是大惡秦也斥而貶之為其貪遠國違黄髮亂人男女喪其師徒也穆公悔過而能用賢彭衙再敗又復修德三舉而晉不能争轉敗為功賢孰大焉内削戎患辟地千里左氏大其悔過也為張其辭曰遂霸西戎豈不韙哉書載秦誓取其悔過詩録黄鳥譏其殺良其亂命

可戒其用人可法秦穆之為秦穆盡於此矣

繹史卷五十四

繹史卷五十五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晉靈公之弑

左傳文公六年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

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吕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

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菫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賔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

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
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
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
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
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
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
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曰為同
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于國

不能見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穀梁傳其曰諸侯畧之也

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晉人以扈

之盟来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術来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賔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

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賂之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

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

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畧之也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

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茍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辠矣

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詩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剌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令狐河曲秦晉亟戰鄭譜叙為康公詩似矣朱子曰序與詩情不恊詩傳謂襄公時詩其言無稽

左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

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宣公元年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

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以棊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惕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

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户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于此即壞九層之臺

琴清英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高臺邃宇連屋重户藿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暮無所止于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傷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是孟嘗雍門之事也稱王更誤說苑孫息學悲歌引琴作鄭衛之音靈公大惑故作衛公之曲歌而和之

○白帖引

左傳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

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

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

國語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蚤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于此不若死觸廷之槐而死靈公將殺趙盾不克趙穿攻之于桃園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為成公

呂氏春秋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餔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于絳歸而絶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于此宣孟與脯一朐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于房中以待之因發酒于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之

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轝吾
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
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鬬而死宣孟遂活○亦善形容
史記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
與之食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
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
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
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明為盾搏殺
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
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
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
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
趙穿襲殺靈公于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
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餓人靈輒也殺獒
者提彌明也史誤合為一人　紀年晉靈公為
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之

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公羊傳年六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内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

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

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宫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盖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

飲于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逆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敘事生動與左氏爭長

親弒靈公者趙穿也而春秋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傳曰盾亡而君弒君弒而盾復董狐斥書故盾也為法受惡孔子稱為良大夫嗚呼此非孔子之言也盾若與聞乎弒即至海外猶將罪之豈以越竟免哉盾若不與聞乎弒穿為大逆已受惡名其何以服趙盾之心無已則穿之弒而盾之志乎靈為不道臺上彈人斗䝉膳宰其行事誠不足為人君雖然夫豈天性哉方襄公之薨也趙盾欲立公子雍迫于穆嬴之偪而

立夷臯所立非其意也靈公以先君適嗣方在襁褓之中是子不才夫豈不可教諫盾專秉國政未聞訓廸其君而樹私立黨文襄之業以衰楚人曰北方可圖鄭人曰晉不足與是非盾之罪乎族子授兵身爲驟諫以要名君既不仁臣又不遜至禍成伏甲而蹴犬絶領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豈人臣禮哉穿緣民衆不說起而爲賊盾入與之共立乎朝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是誠何心故曰其志同也志同則書重大

史曰晉趙盾弒其君子亦曰晉趙盾弒其君孝子慈
孫百世不能改矣春秋大義炳如其斯之謂與

繹史卷五十五

繹史卷五十六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陳夏氏之亂

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

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

澤不陂鄣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畺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奥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

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

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

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治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治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治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列女傳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内挾技術盖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治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治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治而殺之

新書陳靈公殺泄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徙

詩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詩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說苑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

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左傳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史記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

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按左氏不言徵舒自立

左傳十一年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

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内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

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穀梁傳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家語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言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說苑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莊王時陳國道茀

事廢淫於夏南此云城高積多非其時也至左史倚相尤非莊王之臣二事俱舛誤

株林澤陂陳風所以刺靈公也靈公無道政令怠荒火覿而道茀水涸而梁不成廢時墮事而朝夕說駒於株野政由夏氏能免其弒逆乎洩冶知其將亡陳諫不阿使靈公能從其言則君不没於夏南國不夷於九縣忠諫之益於人國也大矣二子助惡不悛卒成廄中之禍楚人雄視南服伺釁而動其素智也莊王圖霸藉乎成穆辰陵之盟陳成公業已從事矣無

端而受孔儀之訟宣言討罪實欲兼陳詐以濟貪亦何恤乎神明之胄也輿論不協猶立夏州姬氏弗誅而庇其亂臣是可謂之霸討乎夫徵舒弑逆車裂以徇於國誠快舉也孔儀逢惡而擅殺忠臣其罪寧宜末減哉既誅夏南以謝靈公亦當誅孔儀以謝洩冶乃拇於七子之先託強納於陳以亂人國左氏以為有禮無乃春秋所不許與

繹史卷五十六